



人生漫遊

合唱記

大幕拉開，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兒：台上，是來自30間學校的75名中小學生；台下，是700多名參加儀式的觀眾。這一曲合唱《我和我的祖國》，既是台上的孩子們為觀眾獻上的表演，也是這一場大型活動中獻給新中國成立75周年的祝福的歌聲。他們能行嗎？

要說他們是「雜牌軍」一點都不為過：兩個月前，我為一個師友計劃的啟動禮做整體設計。這個師友計劃已經開展5年了，每年的啟動禮內容都差不多：看視頻片、嘉賓致辭、頒發助學金……今年能不能來點新鮮的？於是，我決定用「感恩祖國，致敬未來」作為這次活動的主題，並加入表演合唱的環節，讓75名學生齊唱《我和我的祖國》。我於是聯絡了30多間學校，每個學校各派1-3名學生。香港真光中學許校長特別支持，不但將自家學校禮堂拿出來作為排練地點，還力邀本校頗有經驗的音樂老師Helen擔任指導教師。

萬事開頭難。先要確定8名領唱。結果4名女生早就確定了人選，但男生就一直選不出來：不是聲線不合適，就是已經找到的人選臨時有事。幸好香島中學、聖類斯中學、漢華中學鼎力相助，終於湊齊了領唱的學生，雖然有些並沒有演出經驗，但經過兩次訓練，就已經達到了比較理想的水準。大合唱的部分就更不容易了：不同學校的學生時間表往往不一致，大家齊心協力調整補習時間、放棄很多活動，就為了把合唱練好。

「我和我的祖國，一刻也不能分割；不論我走到哪裏，都流出一首讚歌……」動人的旋律，美妙的歌聲，每一次排練，我都忍不住熱淚盈眶。而當天的表演，更是掌聲雷動。



領唱之一聖類斯中學陳銳睿同學在排練中。作者供圖



心窗常開

走讀三城 劇藝同行

想趁暑假探索灣區城市劇藝，英明姐妹即聯袂參加了8月22日至24日的《藝文里BAY》大灣區文化交流團，這交流團由香港藝術行政人員協會主辦，獲深圳市文化廣旅局支持協同策劃，以推廣、交流大灣區藝術為要旨，於3天內密集地參觀了大灣區內3個重要城市：深圳、廣州、佛山，行程很豐富！

關於劇藝界融入大灣區之情況，我首先想起妹妹明珠說，她所屬的大細路劇團於疫情前本已和一劇場談妥了一個兒童劇，準備拉隊到深圳演出，無奈疫情下取消了。像他們的中小型劇團，資源有限，的確希望能開拓到大灣區演出的可行性。

此次交流團，我們走訪了多個可作音樂舞蹈表演及公演各類劇藝之大劇院，還到了一些別具創意的演藝場地考察，如南頭古城，藝術創作人靈活變化下，可就地取材在戶外或茶舍作多種形式表演，把古城生活融入表演藝術中，令我倆印象深刻。而到蛇口的境山劇場時，能與戲劇節項目負責人面對面交流，迸發出嶄新的創作意念和策劃靈感，大家互動互聯，期望以創意與藝術促



琴台客聚

中國軟實力厚積薄發

2024年剛好是香港經歷非「佔中」衝擊後的第十年！而2019年的修例風波，是外部勢力妄圖在香港發動「顏色革命」的最後一搏。筆者早在10年前對於國家最終能夠妥善處理香港事務「審慎樂觀」，各種精神上 and 物質上的破壞從香港倒灌內地都應該不會實現。但筆者畢竟不是觀察家，無法預見10年間國家在不同領域許多突破的過程和細節。「東升西降」步伐之快，出乎寰宇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數年前仍有不少評論認為中國的「軟實力」遠遠地落後於西方，甚至說內地還及不上香港！這「信仰」早已過時落伍。軟實力植根於綜合文化，最容易在環球文化娛樂事業顯現出來。二十世紀的香港小孩都深受美式荷里活(Hollywood，美國電影業重鎮)文化影響，然後向北輸入內地。

2019年國產電影《流浪地球》打破西方的主導，太空科幻電影竟然以中國人當主角！說明我們在環球電影事業開始有更多發言權，港產諸星吳孟達泉下應該也會以這部電影為自己的代表作吧。然後二郎的《羅利海市》於去年紅遍全球，成為音樂無國界的最佳示範。今年國產電玩《黑神

話：悟空》一鳴驚人，毫無徵兆地在國際電玩市場大放異彩，賣個滿堂紅。

以上一系列文娛產業的突破是厚積薄發，與過去幾十年中國人走出國門，到其他國家發展事業，與不同民族的朋友作深度文化交流，都是息息相關。全世界都在學漢語漢字，即使他們的官方不理解中國「永不稱霸」，民間仍會感受到我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誠意。

說到電玩，要談談日本光榮公司(Koei)1985年推出《三國志》遊戲。由《三國演義》改編，後來多加《三國志》的內容作補充，現在已出到第14代。這日產電玩老實不客氣拿了我們的古籍改編，又移用新中國早年《三國演義連環圖》的人物造型，反過來賺中國人的錢。筆者常慨嘆中國何時才能出現對本國文化有高度熱誠的企業家、製作人？光榮的製作團隊就是熱愛我們的《三國演義》！筆者小時候已熟讀《三國演義》，因為玩這系列日產電玩，才把《三國志》也粗略讀了一遍。

今有外國玩家因為接觸《黑神話：悟空》而去翻看上世紀八十年代由楊潔導演的《西遊記》電視劇，那麼距外國朋友去看《西遊記》原著還會遠嗎？



名人鄉情

我的家鄉

鄧炳強 香港保安局局長

編者按：即日起，文匯報副刊誠邀香港各界著名人士在此專欄分享他們與家鄉的故事。這些展示了名人真情實感的故事，不僅流露出牽絆他們的鄉情與鄉愁，更折射出他們厚植的家國情懷。讓我們一起細細品讀和感受這種或濃烈或細膩與幽深的熱愛與思念。

我於香港出生，父母皆是東莞人。之前關於故鄉的記憶，是20多年前雙親帶我們兄弟姐妹幾人回東莞探親。當時，我們在東莞石龍鎮與久未見面的親戚團聚，因此，我一直以為我的故鄉就是東莞石龍鎮。

家母去年初離世，於是勾起父親對家鄉的思念，很想回鄉走走看看。其後家中有喜事，聚散各地的親戚在香港歡聚一堂，好不熱鬧。見到久違的親人，閒話家常，歡聲笑語中，父親對故鄉的思念愈發強烈。奈何父親年邁且行動不便，歸鄉之路似乎遙不可及。為了一圓父親的心願，我們兄弟姐妹幾人決定回鄉尋根，替他看看故鄉的現貌和發展，體驗那份鄉土情懷。

既然要尋根，當然要探尋父親時在東莞生活的足跡。但父親對兒時具體居住地已記憶模糊，幸得東莞友人的熱心相助，終於找到父親的居住地——原來是橫瀝鎮月塘村。那時，我才知道原來我真正的祖籍是東莞橫瀝。後來，友人更替我們找到父親的祖屋、鄧氏祠堂和載有父親名字的族譜，於是我們眾兄弟姐妹便正式展開尋根之旅。

去到月塘村，見到村內現時已無人居住，村民已遷往別處以配合政府對月塘村一帶的發展，但這並不減低我追尋父親舊日足跡的熱情。在父親舊居，我想

像父親小時候在該處生活的種種，彷彿穿越了時空隧道。雖然我未曾曾在月塘村生活過，但村內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卻給我一種熟悉又親切的感覺，我彷彿能感受到父親無憂無慮的童年，以及與親人間緊密相連的情感，十分感動，因為這裏，就是我的根。

在尋根之旅中，我們還找到了母親的祖居——東莞市石排鎮田邊村。在那裏，我們見到了久違的表親，大家雖然好久沒見面，卻絲毫未顯半點生疏。我想，這就是血脈相連的親情吧，是它將我們緊緊連在一起，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國家發展一日千里，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不單在大城市中展現，在國家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之下，鄉村城鎮的面貌亦煥然一新。現今的田邊村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昔日簡陋的村落變為今日別墅林立的住宿區，這不僅是鄉村發展的見證，更是國家日新月異發展的縮影。

回到香港後，我將此行尋根旅程的照片拿給父親看。當他看到熟悉的故居和親人時，彷彿自己也回到了家鄉，激動之情溢於言表，更忍不住流下感動的淚水，遺憾的是母親已離開我們，不能與父親一起見證家鄉的變化了。父親一向硬朗，我很少見到他在人前流淚，但那一刻的淚水，讓我深深感受到他對家鄉的思念是多麼的

強烈。同時，我也為自己替他償還心願而感到無比欣慰。

這次尋根之旅，令我深受感動的是人與人之間那份血濃於水的親情，無論時代怎樣改變，家鄉的親情就像愛國之心一樣，始終如一。

去年，我因公務多次走訪東莞，親眼見證了東莞的快速發展。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城市之一，東莞的發展潛力巨大，製造業優勢尤其明顯。東莞和香港關係一向密切，現在有超過8,000家港資企業在東莞運營。在未來的日子，香港和東莞之間的合作與交流肯定會更緊密和頻繁。而我，作為東莞人，亦希望能夠為家鄉的發展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我相信，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港莞的合作中，兩地在優勢互補和緊密合作下，必定都會變得更加美好、更加繁榮，人民生活更加有獲得感和幸福感！



東莞市橫瀝鎮月塘村。



琴袖乾坤

余似心

要人送嘅咩？

記得多年前一個名錶廣告，一位駕飛機的商界女強人被問：「個錶靚嘅嘅，邊個送畀你嘅？」女方回答：「要人送嘅咩？James！」不知為何我對這回答印象十分深刻，可能也代表我內心那份自求多福，幸福是由我創的人生觀。

有感身邊一些人，不論男女，尤其是際遇分外好的人，含着金鑰匙出生者、有個貼身照顧的伴侶、從小家人關懷無微不至的人，他們習慣了被寵，凡事由別人安排和給予是自然不過的事；又或是極端際遇的人，他們生於物質匱乏的環境，獲得更好的生活條件都是由別人提供；又或是種種原因養成了依賴心態。

在別人眼中這個人真幸運，有寵他的丈夫或妻子或父母或家人。這些「幸運」讓他們無須獨立生活，處處有人打理妥當，飯來張口便可以，於是一些基本的日

常事務，如金錢處理、出行、煮食等等一概不會，因為從來不用操心。

不過幸運並非必然的，好景也不一定伴隨一生，父母和伴侶離世、照顧者也會離世。當幸福提供者離開時，受惠者便會措手不及，發覺幸福隨照顧者遠走，原來自己不能獨立生活，人生隨即陷入低谷，他們的傷痛不是親人的離別，而是自己的失落，不少人便從此一蹶不振，甚或怨天尤人。

說實的，我也害怕遇到這類全程依賴的人，總把你的關愛視為理所當然，稍有鬆弛，便像犯了彌天大罪，虧欠了他們。

「要人送嘅咩？」這一反問，代表了個人的灑脫、獨立與自信。自己的命運不是被動的，而是由自己鋪排與爭取的，這樣換來的幸福才最踏實。擁有給自己帶來幸福的才幹、毅力和知識，才是一份長久而有保障的幸福！



歡笑，由自己帶來。作者供圖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洋媳婦」的故事

看到個帖子，說近些年中國的涉外婚姻正悄悄出現「關鍵性」轉變：外娶人數反超了外嫁人數。加上自媒體興起，愈來愈多的「洋媳婦」在短視頻平台晒出接地氣的內地鄉村生活，讓許多人欣喜又感嘆「30年河東，30年河西」。尤其是娶不到媳婦的大齡光棍兒們，驚覺「自己原來是香餈餈」，甚至暗戳戳摩拳擦掌了起來。

怎麼說呢，還是那句，「統計報告裏有故事」。如果細看數據，比如媒體引用的《中國民政統計年鑑2020》中的「2020年涉外婚姻統計」就會發現，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涉外婚姻情況相差懸殊，基本可分為3個梯隊：第一是基本盤組，有近三分二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年涉外婚姻數量不到500宗且外娶比例不超過一半，多為二三百宗水平，其中北京375宗（外娶比例34%）；第二是傳統優勢項目組，包括江滬浙粵郵區，數量穩定在六七百宗，其中公認最「洋氣」和國際化的上海708宗（外娶比例29%）。另有「海外關係」繁多的福建963宗（外娶比例49%）、廣東4,142宗（外娶比例56%）；第三則是「顯眼包」組——凡是涉外婚姻數量尤其是外娶比例意想不到「優秀」的，小狸都把他們歸在了這一組，包括江西301宗（外娶比例61%）、安徽501宗（外娶比例65%）、河北265宗（外娶比例72%）、河南828宗（外娶比例76%）、雲南830宗（外娶比例81%）、廣西3,018宗（外娶比例93%）。

綜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外娶蓬勃並不

是普遍現象，而是只集中在少數省份。同時，北京、上海等經濟發達地區仍以外嫁為主，而廣西、雲南、河南等經濟落後地區則在大量外娶，外娶對象也同樣是經濟較不發達的東南亞或東歐國家。

而與正常的涉外婚姻有本質上的不同，這些外娶中有相當數量並非出自「愛情」，而是「性價比」。花個十幾萬，就可以一條龍讓中介把外國新娘送到家門口。網上流傳的截圖顯示，中介對客戶說：「彩禮不要房不要車的省份沒必要找國外的。」

這讓人想起，同樣是2020年的數據，第7次人口普查新生兒性別比，江西以122.73（100名女孩對應122.73名男孩，正常比應為105）冠絕全國，震驚世人。其中三胎、四胎和五胎的性別比更達到不可思議的158.22、177.59和148.6，足見「一定要生個男孩」的執念之瘋狂。「重男輕女」下，是全國多出3,000萬光棍兒，以及江西同樣冠絕全國的彩禮水平——女孩太少，又要賣身換兄弟的彩禮錢，導致惡性循環，彩禮愈發天價。而沒錢又沒人的雙重壓力下，則再次滋生了江西外娶比例達到61%。一鍵三連的顯眼包，每一個都不是獨立和無辜的。

回到首段，有大齡光棍兒受到啟蒙，驚覺自己原來是香餈餈，遂要「睇眼看世界」了。他們「組團」奔赴外網社交平台展開轟轟烈烈的「洋妞運動」——更有甚者瘋狂給外國女性群發騷擾私信，企圖空手套「白女」。目前已經有不堪其擾的外國女博主公開抗議了。

是鬧劇更是悲劇，皆因本該只與愛情有關的婚姻，卻偏偏只與它無關。



信而有征

另一種戀物

我最喜歡看別人做飯。很多時候，看着這類視頻，我會整個人放鬆下來。就好像別人都那樣熱愛生活，認真真真把一日三餐吃好吃掉，自己怎麼好意思不好好生活。我就是懷着這種心情看這些視頻的。

當中有一個專門做飯的賬號叫滇西小哥哥。主角是一個早年在四川打工、現在回雲南的女兒兒。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聊起吃飯，他就推薦給我這個賬號。它的每一期都會選好一種食材，然後把這個食材能做出來的飯都給做了。而且看起來都很美味。

我在寫這一段的時候心情都在變好。一下子回憶起這個看起來很能幹的雲南女生背着背簍去大山裏採食材。轉頭，當她回來的時候，她又開始有條不紊地處理各種蘸料。於是我就在想，也許一個家之所以很舒適乾淨，不僅僅是因為這個人很能幹，交給她做的事她都能做好。或許這是出於一種熱愛。這熱愛旋即推動了她的行動，讓一個家溫暖起來。

這個賬號的每一個視頻都有很多溫馨的家庭場景。盆雞（這女生的名字）有一個

活潑的妹妹，一個上中學的弟弟。還有爺爺奶奶。他們的父母似乎住在鎮上。然而幾乎每一晚，她做出一大桌菜之後，就會有很多人來吃。有時候，弟弟從學校回來，或者七大姑八大姨都會來。我很喜歡看他們一家人一起吃飯。

這讓我想起今年夏天，我和兩位同事陳科、李鴻一起從信陽都到同在信陽的大別山。一路上要經過很多山路。網約車一會兒在山裏走，一會兒是村莊。這些村莊都夾在山與山之間，被太陽照得發白。一切的颜色都是淡淡的。淡淡的鵝黃綠，淡藍色天空，寧靜的沒有聲音的發白的村子。陳科就開玩笑說：「住在這裏真好。田都是大塊大塊的。還這麼安靜。乾脆我們在這裏開個民宿算了。」

他說的時候，就好像我們真的住在這裏了。到了夜裏，我們有時自己呆着，有時互相串門。就像電影《小森林》那樣，女主人公一天做了酒釀，做好以後，就打電話請村裏的一個鄰家小哥哥來一起喝。他們從小相識，在經過了很多年之後，當女主人公從東京回來，他們的友誼好像沒有變，就好像她從來都在。屋外這時一片漆黑，但有青蛙的

叫聲。風吹過去，涼颯颯的。

我想這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戀物。和工業社會當中的戀物不同。它沒有因金錢作為符號對應萬物並使萬物在本質上同質化之後而成了商品。這種專注於一個物，讓人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自己親力親為的完成一項工作，但這個工作的成果在當天就被吃掉了。它儘管也需要在被理解了生活的意義之後才能上升為一種美學，但是卻不同於商品拜物教的美學。因其親力親為，它便獨一無二。那是用心的、有愛的、有媽媽的味道，然後還有自己對於生活的追求。

商品拜物教的願望不在於獲得物，它只是一刻不停留想要索取的慾望需要被填滿。更何況，它還自然響應了由資本形塑過之後的價值等級。做飯，或者專注於做飯，就好像這是一個事業，卻不一樣。它不會帶來壓力、緊張或者飢餓感。只有當人面對土地和真實物體時才能自然產生那種踏踏實實的感覺。或許，當我們不看重一個物的價值，而僅僅看向它本身的時候，我們就脫離了商品拜物教，真正的愛物了。